

明儒學案

冊
七

明儒學案卷六十

東林三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繩祖
徐兆瀾
熊榮祖
劉秉楨

主事顧涇凡先生允成

顧允成字季時別號涇凡兄則涇陽先生也與涇陽同遊薛方山之門萬曆癸未舉禮部丙戌廷對指切時事以寵鄭貴妃任奄寺爲言讀卷官大理何源曰此生作何語真堪鎖榜矣御史房寰劾海忠介先生與諸壽賢彭遵古合疏數寰七罪奉旨削籍久之起南康府教授丁憂服闋再起保定府教授歷國子監博士禮部主事詔皇太子與兩皇子並封爲王先生又與岳元聲張納陞上疏極諫責備婁東已而趙忠毅掌計盡黜政府之私人婁東欲去忠毅授意給事中劉道隆謂拾遺司屬不宜留用因而忠毅革籍太宰求去先生又與于孔兼賈岩薛敷教張納陞抗疏犯政府皆謫外任先生判光州是時政府大意在遏抑建言諸臣尤遏抑非臺省而建言者先生上書座

師許國反覆當世但阿諛熟軟奔競交結之爲務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聖怒可撓宰執難犯言路之人襲杜欽谷永附外戚而專攻上身之故智以是而禁人之言猶爲言路不塞哉布衣瞿從先爲李見羅誦寃進唐曙臺禮經先生皆代爲疏草惟恐其不成人之美也光州告假歸十有四年所積俸近千金巡撫檄致之先生不受丁未五月卒年五十四平生所深惡者鄉愿道學謂此一種人占盡世間便宜直將弑父與君種子暗佈人心學問須從狂狷起脚然後能從中行歇脚近日之好爲中行而每每墮入鄉愿窠臼者只因起脚時便要做歇脚事也鄒忠介晚年論學喜通融而輕節義先生規之曰夫假節義乃血氣也真節義卽義理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可無義理之節氣不可亢之而使驕亦不可抑之而使餒以義理而誤認爲血氣卽浩然之氣且無事養矣近世鄉愿道學往往借此等議論以銷鑠吾人之真元而遂其同流合汙之志其言最高其害最遠一日喟然而歎涇陽曰何歎也曰吾歎夫今之講學者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講學耳涇陽曰然則所講何事曰在縉紳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傳食諸侯一句涇陽爲之慨然涇陽嘗問先生工夫先生曰上不從元妙門討入路下不從方便門討出路涇陽

曰須要認得自家先生曰妄意欲作天下第一等人性頗近狂然自反尙是涇涇窠臼性又近狷竊恐兩頭不著涇陽曰如此不爲中行不可得矣先生曰檢點病痛只是一個粗字所以去中行彌遠涇陽曰此是好消息粗是真色狂狷原是粗中行中行只是細狂狷練粗入細細亦真矣先生曰粗之爲害亦正不小猶幸自覺得今但密密磨洗更無他說涇陽曰尙有說在性近狷還是習性情近狂還是習情若論真性情兩者何有於此參取明白方認得自家既認得自家一切病痛都是村魔野祟不敢現形於白日之下矣先生遲疑者久之而後曰豁然矣譬如欲適京師水則具舟楫陸則備輿馬徑向前去無不到者其間尙有阻滯則須耐心料理若因此便生懊惱且以爲舟楫輿馬之罪欲思退轉別尋方便豈不大誤涇陽曰如是如是先生嘗曰吾輩一發念一出言一舉事須要太極上著脚若只跟陰陽五行行走便不濟事有疑其拘者語之曰大本大原見得透把得住自然四通八達誰能拘之若於此糊塗便要通融和會幾何不墮坑落塹喪失性命故先生見義必爲皆從性命中流出沈繼山稱爲義理中之鎮惡文章中之辟邪洵不虛也

小辨齋劄記

學者須在暗地裏牢守介限不可向的然處鋪張局面○逆詐億不信五字入人膏肓所謂殺機也億逆得中自家的心腸亦與那人一般億逆得不中那人的心腸勝自己多矣○人心惟危王少湖曰危之一字是常明燈一息不危卽墮落矣○朱子嘗曰孟子一生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講學家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愚亦曰孟子一生費盡心力只破得無善無惡四字今日講學家只成就無善無惡四字○三代而下只是鄉愿一班人名利兼收便宜受用雖不犯手弑君弑父而自爲忒重實埋下弑君弑父種子○無善無惡本病只是一個空字末病只是一個混字故始也見爲無一之可有究也且無一不可有始也等善於惡究也且混惡於善其至善也乃其所以爲至惡也○離九三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歌爲樂生者也嗟爲憂生者也言人情憂樂只在軀殼上起念不如此則如彼不知人生世間如日昃之離有幾多時節何爲靠這裏尋個憂樂凶之道也○自三代以後其爲中國財用之蠹者莫甚於佛老莫甚於黃河一則以有用之金塗無用之像一則以有限之財填無限之壑此所謂殺機也○發與未發就喜怒哀樂說道不可須臾離何言發未發也程子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言人分上

事若論道則萬物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最爲的當○炎祚之促小人促之也善類之殃小人殃之也紹聖之紛更小人紛更之也今不歸罪於小人而反歸罪於君子是君子既不得志於當時之私人而仍不得志於後世之公論爲小人者不惟愚弄其一時仍并後世而愚之也審如其言則將曰比干激而亡商龍逢激而亡夏孔子一矯而春秋遂流爲戰國孟子與蘇秦張儀分爲三黨而戰國遂吞於呂秦其亦何辭矣

以下論學書

○南皋最不喜人以氣節相目僕問其

故似以節義爲血氣也夫假節義乃血氣也真節義卽理義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理義之氣節不可亢之而使驕亦不可抑之而使餒以義理而誤認爲血氣則浩然之氣且無事養矣近世鄉愿道學往往借此等議論以消鑠吾人之真元而遂其同流合汙之志其言最高其害最遠○心學之弊固莫甚於今日然以大學而論所謂如見肺肝者也何嘗欺得人來卻是小人自欺其心耳此心蠹也非心學也若因此便諱言心學是輕以心學與小人也咸九四不言心而象曰感人心則咸其心之義也艮六四不言心而象曰思不出其位則艮其心之義也其曰貞吉則道心之謂曰憧憧則人心之謂也艮其身亦猶大學之揭修身蓋心在其中矣何諱言心之

有乃曰心意可匿身則難藏其不本正心誠意而本修身殆有精義不免穿鑿附會矣○足下近言調攝血氣喜怒不著自有條理此知足下心得之深直透未發前氣象卽六經且爲註脚矣但恐此意習慣將來任心太過不無走作其害非細足下必曰聖賢之學心學也吾任吾心何走作之有不知道心可任人心不可任也道心難明人心易惑第近來只信得六經義理親切句句是開發我道心句句是喚醒我人心處學問不從此入斷非真學問經濟不從此出斷非真經濟與彭且陽○陽明提良知是虛而實見羅提修身是實而虛兩者如水中月鏡中花妙處可悟而不可言所謂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魂○昔之爲小人者口堯舜而身盜跖今之爲小作者身盜跖而罵堯舜○名根二字真學者痼疾然吾輩見得是處得做且做若每事將此個題目光光抹掇何處開得口轉得身也○根原枝委總是一般大趨旣正起處旣真信目所視信口所哦頭頭是道不必太生分別○平生左見怕言中字以爲我輩學問須從狂狷起脚然後能從中行歇脚凡近世之好爲中行而每每墮入鄉愿窠臼者只因起脚時便要做起歇脚事也

史孟麟字際明號玉池常州宜興人萬曆癸未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三王並封旨下先生作問答上奏乙卯張差之變請立皇太孫詔降五級調外任先生師事涇陽因一時之弊故好談工夫夫求識本體卽是工夫無工夫而言本體只是想像卜度而已非真本體也卽謂先生之言是談本體可也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先生作性善說闢之夫無善無惡心之體原與性無善無不善之意不同性以理言理無不善安得云無心以氣言氣之動有善有不善而當其藏體於寂之時獨知湛然而已安得謂之有善有惡乎其時楊晉菴頗得其解移書先生謂錯會陽明之意是也獨怪陽明門下解之者曰無善無惡斯爲至善亦竟以無善無惡屬之於性真索解人而不得矣

史玉池論學

今時講學主教者率以當下指點學人此是最親切語及叩其所以却說饑來喫飯困來眠都是自自然然的全不費工夫見學者用功夫便說本體原不如此却一味任其自然任情從欲去了是當下反是陷人的深坑不知本體工夫分不開的有本體自有工夫無工夫卽無本體試看樊遲問仁是向夫子求本體夫子却教他做工夫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凡是人於日用間那個離得居處執事與人

境界故居處時便恭執事時便敬與人時便忠此本體卽功夫學者求仁居處而恭仁就在居處執事而敬仁就在執事與人而忠仁就在與人此工夫卽本體是仁與恭敬忠原是一體如何分得開此方是真當下方是真自然若饑食困眠禽獸都是這等的以此爲當下却便同於禽獸這不是陷人的深坑且當下全要在關頭上得力今人當居常處順時也能恭敬自持也能推誠相與及到利害的關頭榮辱的關頭毀譽的關頭生死的關頭便都差了則平常恭敬忠都不是真工夫不用真工夫却没有真本體故夫子指點不處不去的仁體却從富貴貧賤關頭孟子指點不受不屑的本心却從得生失死關頭故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造次顛沛必於是舍生取義殺身成仁都是關頭時的當下此時能不走作纔是真工夫纔是真本體纔是真自然纔是真當下往李卓吾講心學於白門全以當下自然指點後學說個個人都是見見成成的聖人聞有忠節孝義之人却云都是做出來的本體原無此忠節孝義學人喜其便利趨之若狂後至春明門外被人論了纔去拿他便手忙脚亂却一刀自刎此是殺身成仁否此是舍生取義否自家且如此何況學人故當下本是學人下手工夫差認了却是陷人深坑不可不猛省也○言

心學者率以何思何慮爲悟境蓋以孩提知能不學不慮聖人中得不思不勉一落思慮便非本體豈不是徹上語不知人心有見成的良知天下無見成的聖人聖人中得原是孩提愛敬孩提知能到不得聖人中得故孩提知能譬如礦金聖人中得譬如精金這精金何嘗有分毫加於礦金之初那礦金要到那精金須用許多淘洗鍛鍊工夫不然脫不得泥沙土石故不思不勉只說個見成聖人非所以爲聖人也○問告子之勿求亦有根歟曰有外義故也夫義與氣一流而出求氣卽集義也告子外視乎義夫且以義爲障矣何求焉○理氣合而爲心孟子以義爲心集義而氣自充氣充而心自慊則心以自慊而不動告子第以氣爲心而離義以守氣則定氣所以定心心亦以能定而不動○夫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天下有性外之氣乎故浩然之氣卽吾心之道義不可得而二之也吾身體充之氣卽塞天地之氣亦不可得而二之也故行有不得之心告子不能異孟子焉天命之性也孟子直以養之則不愧不忤之真卽高明博厚之體而體充之氣浩然塞天地之氣矣告子逆而制之固不以蹶趨之氣動心亦不以道義之氣慊心則氣非塞天地之氣而體充之氣矣故告子守在氣者也孟子守在義者也孟子之於義根

心而生是以心爲主者也告子之於義緣物而見是以物爲主者也義無內外緣物以爲義則內外分爲兩截義自義心自心始猶覺其遺用而得體究則併其體而忘之矣譬之水然孟子之心若清水之常流而告子之心則止水之能清耳始而澄之止水之清易而流水之清難至於後而流水之清者常清止水之清者臭敗矣○釋氏不思善不思惡是汝本來面目則告子性無善外義之根宗也其曰心生心死心死心生死心之法則告子之勿求也其曰一超直入如來地超入之頓則告子之助長也○問格物曰各人真實用功便見○宋之道學在節義之中今之道學在節義之外○天下有君子有小人君子在位其不能容小人宜也至於并常人而亦不能容焉彼且退而附於小人而君子窮矣小人在位其不能容君子宜也至於并常人而亦不能容焉彼且退而附於君子而小人窮矣○古人以心爲嚴師又以師心自用爲大戒於此參得分明當有會處

職方劉靜之先生永澄

劉永澄字靜之揚州寶應人八歲讀正氣歌衣帶贊卽立文公位朝夕拜之年十九舉於鄉飲酒有妓不往登萬曆辛丑進士第授順天學教授北方稱爲淮南夫子遷國子學正雷震郊壇先生上疏災異

求直言自漢唐宋及祖宗未有改也往萬安劉吉惡人言災異鄒汝愚一疏炳烈千古今者一切報罷塞謬謬之門務容容之福傳之史冊尙謂朝廷有人乎滿考將遷先生喟然歎曰陽城爲國子師斥諸生三年不省親者況身爲國子師乎遂歸杜門讀書壬子起職方主事未上而卒年三十七先生與東林諸君子爲性命之交高忠憲曰靜之官不過七品其志以爲天下事莫非吾事若何而聖賢吾君若何而聖賢吾相若何而聖賢吾百司庶職年不及強仕而其志以爲千古事莫非吾事生前吾者若何揚揭之生當吾者若何左右之生後吾者若何矜式之先師劉忠端曰靜之尙論千古得失嘗曰古人往矣豈知千載而下被靜之檢點破綻出來安知千載後又無檢點靜之者其刻厲自任如此大概先生天性過於學問故其疾惡之嚴真如以利刃齒腐朽也

劉靜之緒言

今有人焉矜矜於簞食豆羹之義木頭竹屑之能至於撻小人之忌觸當世之網而上關國是下關清議者則唯恐犯手撩鬚百不一發雖事任在躬亦不過調停兩家以爲持平之體此其意何爲哉得失之念重耳○巧宦之法大率趨承當路不可稍失其意雖己之吏胥

亦不肯稍失其意蓋知吏胥亦能操吾之長短也清夜自思此一種
 是何等心事豈可使人知○物來順應順者順乎天理也非順乎人
 情也○三代而上黑白自是非自明故曰王道蕩蕩王道平平後
 世以是爲非指醉爲醒倒置已極君子欲救其弊不得不矯枉蓋以
 不平求平正深於平者也○有一等自是的人動曰吾求信心不知
 所信者果本心乎抑習心乎○假善之人事事可飾聖賢之迹只逢
 著忤時抗俗的事便不肯做不是畏禍便怕損名其心總是一團私
 意故耳○謙謙自牧由由與偕在醜不爭臨財無苟此居鄉之利也
 耳習瑣尾之談目習徵逐之行以不分黑白爲渾融以不悖時情爲
 忠厚此居鄉之害也夫惡人不可爲矣庸人又豈可爲乎惡人不當
 交矣庸人又豈足交乎○尋常之人慣苛責君子而寬貸小人非君
 子仇而小人暱也君子所圖者大則所遺者細世人只檢點細處故
 多疵耳小人所逆者理則所便者情世人只知較量情分故多恕耳
 ○愛人則加諸膝惡人則隕諸淵此譏刺語其實愛惡之道無如此
 大學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心何啻加膝乎惡惡臭之心何
 啻隕淵乎聖賢只在好惡前討分曉不在好惡時持兩端如慮好惡
 未必的當好不敢到十分好惡不敢到十分惡則子莫之中鄉愿之

善耳○與君子交者君子也小人交者小人也君子可交小人亦可交者鄉人也鄉人之好君子也不甚其惡小人也亦不甚其用情在好惡之間故其立身也亦在君子小人之間天下君子少小人亦少而鄉人最多小人害在一身鄉人害在風俗○李卓吾曰有利於己而欲時時囑托公事則稱引萬物一體之說有害於己而欲遠怨避嫌則稱引明哲保身之說使君相燭其奸不許囑託不許遠嫌避害又不許稱引則道學之情窮矣○如愛己之心愛人先儒必歸之窮理正心如治己之心而治人先儒必以強於自治爲本蓋未能窮理正心則吾之愛惡取舍未必得正而推己及物亦必不得其當然未能強於自治則是以不正之身爲標的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吾之不正而淪胥以陷○說心說性說元說妙總是口頭禪只把孟子集義二字較勘身心一日之內一事之間有多少不合義處有多少不慊於心處事事檢點不義之端漸漸難入而天理之本體漸漸歸復浩然之氣不充於天地之間者鮮矣

學正薛元臺先生敷教

薛敷教字以身號元臺常之武進人方山薛應旂之孫也年十五爲諸生海忠介以忠義許之登萬曆己丑進士第南道御史王藩臣劾

巡撫周繼不白掌憲耿廷向吳時來相繼論列先生言是欲爲執政
箝天下也言官風聞言事從古皆然若必關白長官設使彈劾長官
更須關白乎二三輔臣故峻諸司共繩庶采憲臣輒爲逢迎自喪生
平竊所不取疏奏當路大憲主考許國以貢舉非人自劾奉旨回籍
省過壬辰起鳳翔教授尋遷國子助教有詔並封三王上疏力爭又
寓書責備婁江事遂得寢未幾趙忠毅佐孫清簡京察盡黜當路之
私人內閣張洪陽王元馭憤甚給事中劉道隆承風旨以爭拾遺鐫
忠毅三秩先生復與于孔兼陳泰來賈巖顧允成張納陞合疏言考
功無罪內閣益憤盡奪六君子官而先生得光州學正丁母憂遂不
復出甲辰顧涇陽修復東林書院聚徒講學先生實左右之作真正
銘以勉同志曰學尙乎真真則可久學尙乎正正則可守真而不正
所見皆苟正而不真終非己有君親忠孝兄弟恭友視身以廉處衆
以厚良朋切劘要於白首鄉里謗怨莫之出口毋謂冥冥內省滋疚
毋謂瑣瑣細行匪偶讀書學道係所稟受精神有餘窮元極趣智識
寡昧秉哲省咎殊途同歸勞逸難徂世我用兮不薄五斗世不我用
徜徉五柳無貴無賤無榮無朽殞節逢時今生諒否必真必正夙所
自剖寄語同心各慎厥後年五十九而卒先生持身孤峻筮仕以來

未嘗受人一餽垢衣糲食處之泰然舍車而徒隨行一蒼頭而已執
喪不飲酒食肉服闋遂不食肉故其言曰腳根站定眼界放開靜躁
濃淡間正人鬼分胎處又曰道德功名文章氣節自介然無欲始又
曰學苟不窺性靈任是皎皎不汙終歸一節但世風衰微不憂著節
太奇而憂混同一色托天道無名以濟其私則中庸之說誣之也嘗
有詩曰百年吾取與留作後人箴其自待不薄如此賦性慈祥蠕動
不忍傷害俗客儉父亦無厭色然疾惡甚嚴有毀其知交葉園適者
先生從稠人中奮臂而起自後其人所在先生必避去終身不與一
見也

侍郎葉園適先生茂才

葉茂才字參之號園適無錫人也萬曆己丑進士授刑部主事以便
養改南京工部權稅蕪關除雙港之禁商人德之歷吏禮二部郎尚
寶司丞少卿南大理寺丞臥病居半壬子陞南太僕寺少卿黨論方
興抗疏以劾四明崐宣小人遂集矢於先生先生言臣慙直無黨何
分彼此孤立寡援何心求勝內省不疚何慮夾攻雞肋一官何難勇
退遂歸天啓初起用遷太僕寺卿甲子擢南京工部右侍郎履任三
月先幾引去故免遭削奪崇禎辛未卒年七十二先生在東林會中

于喁無間而晰理論事不厭相持終不肯作一違心語忠憲歿先生狀之其學之深微使讀者恍然有入頭處又喜爲詩以寓時事云還宣侍講王昭素執易螭頭取象拈傷經筵之不舉也云三黨存亡宗社計片言曲直咎休占刺門戶也云乾坤不毀只吾心哀毀書院也老屋布衣儼若寒峻於忠憲何愧焉

孝廉許靜餘先生世卿

許世卿字伯勳號靜餘常州人萬曆乙酉舉於鄉放榜日與同志清談竟夕未嘗見其有喜色也揭安貧五戒曰詭收田糧干謁官府借女結婚多納僮僕向人乞覓省事五戒曰無故拜客輕赴酒席妄薦館賓替人稱貸濫與義會有強之者輒指其壁曰此吾之息壤也一日親串急贖金求援於先生先生鸞婢應之終不破干謁戒也守令罕見其面歐陽東鳳請修郡志先生曰歐公端人也爲之一出東林之會高忠憲以前輩事之飲酒吟詩終日不倦門屏落然不容一俗客嘗曰和風未學油油惠清節寗希望夷勅其子曰人何可不學但口不說欺心話身不做欺心事出無慚朋友入無慚妻子方可名學人耳疾革謂某逋未償某施未報某券未還言畢而逝

耿庭懷先生橘